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七

隋起文帝開皇元年辛丑至恭帝侗皇泰二年己卯凡四帝三世共三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 姓楊氏名堅小名那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靈九世孫元壽為後魏父忠元壽之仕魏及

周以功封隨國公前事具母呂氏生帝於馮翊般若寺有尼來自河東將帝舍於別館躬自撫養母嘗抱帝忽

下周天和中襲爵隨公及靜帝立以太后父秉政自進為王遂移周祚滅梁并陳而一天下

己酉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陳自高祖至後主亡凡五主合三十三年正月朔陳主會朝大

霧四塞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采

石戍主馳啟告變乃內外戒嚴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為都督施文慶為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入白下

即白石城見前已而賀若弼拔京口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于是弼自北道擒虎

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即蔣山生見前晉王廣使總管杜彥雲中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

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餘十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蕭摩訶以弼懸

軍深入壘壘未堅請出兵掩襲不許任忠自吳興入援言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勿與交戰請給精兵一萬

徑掩六合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陳主又不能從明日歎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

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奏曰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使魯廣達陳于白

隋文以策弒得國不  
再傳而失  
之適足比  
諸贏呂驥  
應非其能  
者也  
奇徵殆  
史家  
傳信  
矣

士岡。在上元縣東。卽鍾山南麓。任忠樸、毅、孔範、蕭摩訶諸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

下勒陳以待。蕭摩訶初無戰意。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弼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卽走。諸軍亂潰。

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令出募人更戰。會韓

擒虎自新林進軍。至石子岡。在江甯縣南。亦曰長陵。忠遂迎降。引擒虎軍趣宮城。自南掖門入。陳文武百司皆散走。唯

僕射袁憲在殿中。陳主遣還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

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于井。卽景陽井。在故臺城內。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既而軍人窺井欲

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聞

閤闥入深安坐。勞之軍士咸致敬焉。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在上元縣東北。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

哭。遂就擒。入隋後未幾得疾不瘥而卒。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恥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令叔

寶作降箋歸己。不果。越二日。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沈客卿及陽惠朗、徐哲、暨慧景五人皆爲民害。斬之。

以謝三吳。使高頴與記室裴矩。字弘大。聞喜人。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聞者賢之。廣以賀若弼違令先期。收

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別詔褒美。」廣之至建康也。高頴先入廣使人馳告之。命留張麗華。頴

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吾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頴。

以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爲散騎常侍。先是陳使許善心入聘。帝留之。遂伐陳。至是帝使以陳亡告善心。善心

己後復  
易節觀  
者所藉  
善心既  
宗國倫  
汲汲改  
受爵何  
者

陳師正  
之法本  
對建并  
相表裏  
法之大  
向不可  
況欲規  
其末跡  
卿官判  
與州郡  
正一輒  
獨割斷  
平而仕  
宜迴避

衰服號哭于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唱焉。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喜心哭盡。改服華泣。再拜受詔。又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惟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陳水軍都督周羅喉降。初羅喉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相持逾月。陳南康內史呂忠肅據巫峽。鑿巖綴鐵縹。

橫截上流。以遏隋船。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既而隋

師屢捷。忠肅棄柵而遁。復據荆門之延洲。素大破之。于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及建康平。諸城皆解甲。羅

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上江皆平。王世積關熙在斬口。斬水入江之在斬口。斬水入江之移書告諭江州豫

章諸郡皆降。是月將軍宇文述拔吳州擒刺史蕭獻東揚州刺史蕭

二月置鄉正里長。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

斷不平。今令鄉正治民。為害最甚。上竟用威議。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里長之名始此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起兵長沙。敗死。楊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

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于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

遂興侯正理室。陳宗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

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眾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于龐暉。暉入叔

慎伏甲執之以徇。并其眾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眾。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梁置脩改

籍亦勢不  
得不然初  
非古今不  
相及也

朗州今湖南 刺史鄔居業鄔氏晉鄔大夫之後以邑爲氏皆舉兵助之隋刺史薛胄字紹元潯陰人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理

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檢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陳馮魂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詔遣柱國韋洗字世穆賀之子等

安撫嶺南陳豫章太守徐璿據南康拒之洗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遣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

人集首領數千人晝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洗洗擊斬徐璿嶺南皆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册洗氏爲宋

康郡宋置故城在今廣東夫人衡州司馬任瓌字璋忠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

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于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夷建康城邑宮室更以石頭城置蔣州

夏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于前使納言宣

詔勞之內史令宣詔責以羣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有之給

賜叔寶甚厚叔寶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既而以陳氏子弟多恐其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 進楊素爲越公賀若弼宋公弼

與韓擒虎爭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

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敢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于是進擒虎上柱國有司

虎士卒淫汙陳宮 高穎爵齊公從容命穎與弼論平陳事穎曰弼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

笑穎其有讓穎帝怒官屬之觀禮逾密因謂穎曰公猶鏡也每破磨鑿皎然益明 龍見字元顯翰林人

投陳孔範等于邊裔。先是晉王廣戮陳五侯。施文慶等未知孔範王瑳王儀。俱瑄之罪故免。至是始暴

其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

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以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

江表稱首。帝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狗國。乃云無所用力。與

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于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富貴。則天

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于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于此矣。至是召為上儀同三司。任蠻奴。忠小字弘演。納肝衛懿公為狄所殺。盡食其肉。而舍其肝。弘演使還。自出其肝。而納公之肝焉。韋鼎字超。盛敷之孫。

詔除毀兵仗。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

間甲仗。悉皆除毀。

秋七月。羣臣請封禪。不許。

八月。以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初名惠。帝族子。後改封觀王。為司空。綱目作以王雄為司空。今依隋書及通鑑改。雄貴寵特盛。與高潁盧慶則

蘇威稱為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屬。帝陰忌之。以為司空。實奪之權。雄乃杜門不通賓客。

冬十二月。詔定雅樂。帝踐阼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

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一律之中。自備五音。皆以宮聲為首。各用七聲。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

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七音之外。又有五音。均共成十二律。八十四調。每律七音。音立一調。共成此數。以校太樂所奏。例皆

十二律旋相為宮。乃鐘呂自然之理。未聞專用一宮。可以備大

成者何妥  
本不精樂  
律祇思沮  
抑譚夔希  
旨巧合以  
飾其短然  
隋文躬爲  
律道亟垂  
正雅樂不  
亦誣世且  
自誣手

轉移薄俗  
不實政是  
國而置楊  
應廊與病  
民難處刺  
史尙可爲  
爭其去惠  
不知政者  
又不知害  
壞幾何庶  
儒無識豈  
爲盛事與  
捫筭加獎  
何異

乖越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編懸鐘磬例皆有八七音用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季定律二百  
黍爲黃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譚夔一朝可定帝素不說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恥不逮常欲沮壞  
鍾之傳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  
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及平陳獲宋齊樂  
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韶夏皇夏誠夏需夏肆夏二舞文舞登歌升歌武舞房內厚天高二  
曲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修  
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及虞世基世茂  
子參定

以辛公義

隴西狄道人

爲岷州

西魏置今屬鞏昌府

刺史

岷俗畏疫

一人病

闔家避之

病者多死

公義命

皆輿置廳事

暑月

廳廊皆滿

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

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

後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聽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費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卽  
宿廳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  
乎罪人聞之咸自歛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庚戌十年春二月以李德林爲湖州刺史德林恃才好勝同列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數與蘇威

異議高頴常助威上多從威議

魏帝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高阿那肱店店人訴本高氏強奪民田所爲威因奏德林誣罔自入上由是惡之德林又稱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

官侍郎陳茂言德林父實終於校書上益銜之

陳茂河東猗氏人虞慶則等奏使關東還奏鄉正專理詞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帝令廢之

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爲不可然始置卽停朝成暮毀非帝王設法之義自今羣臣于律令輒欲改張願陛下

卽以軍法從事不然紛紜不已帝怒大詬曰爾欲以我爲王莽邪面數其罪出爲湖州刺史

已而德林轉懷州刺史

隋以河內郡置今河南懷慶府是

殺楚州

隋以山陽郡爲楚州今江南淮安府是

參軍李君才于殿內

帝性猜忌不說學旣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

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臧污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殿廷捶人

揮楚不甚卽命斬之高頴柳或等諫不納頴等乃盡詣朝堂請罪帝不憚乃令殿內去杖後李君才言帝寵

高頴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因復置杖未幾怒甚又于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

固諫不從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夏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

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

元魏之末兵制有六坊北齊爲六府

南征北伐居處無定今可悉屬

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新置軍府

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不役其身取其庸卽正法至六十并除其庸

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平之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

靜爲要徒  
取辦于五  
教之誦是  
不能化俗  
適足滋擾  
當時文弊  
之爲害若  
此

五教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于是越州隋以會稽郡置今浙江紹興府是高智慧蘇州

隋以吳郡置今沈元愴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僕誦五

教邪詔遣楊素討之素將濟江使麥鐵杖載東藁夜浮渡江規賊還而復往爲賊所擒遣兵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盡殺之而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麥鐵杖字孟才始與人

素帥舟師自揚子津今曰揚子橋在揚州府江都縣南入擊賊元愴敗走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

被江子總管將將謂言小總管也來護兒來氏商支孫食采於鄰因以爲氏後去邑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

焰漲天素縱兵皆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走保閩越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

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于海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歎厚賜其家史萬歲京兆杜陵人素追智慧泛海奄至泉州唐置今爲府屬福建此云泉州者史臣追敘之詞賊

衆皆散素分兵追捕賊黨執送智慧斬之江南遂定

番禺隋分南海置今縣與南海俱爲廣州府治夷反遣給事郎隋官階正八品上裴矩討平之以馮盎爲高州刺史洗氏爲譙國夫人番禺

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洗中流矢死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軍事又詔裴矩巡

撫嶺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擊斬仲宣別將進至南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盎會三藏等合擊仲宣仲宣

衆潰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馭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

爲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定上以矩爲民部侍郎拜盎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册洗氏爲譙國夫

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先是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攻廣州逗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及賊平詔赦暄罪拜刺史

建十一年春二月以劉曠為莒州

後周置治東莞今沂州府沂水縣是今莒州金大定中置

刺史平鄉魏置今屬順德府

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

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頴薦之故有是命

辛巳晦日食

秋八月殺滕王瓚

字恆生帝母弟

初帝微時與瓚不協帝為周相瓚恐為家禍陰欲圖帝其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

也亦與獨孤后不平帝命出之瓚不可至是從幸栗園在長安南遇鳩暴死

壬十二年秋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

尚書盧愷

字長仁柔之子

除名

何妥與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襲與妥議

樂復不同議者以威故同藥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

言嬰生之晚

所屈邪遂奏威

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等共為朋黨帝大怒威免官以開府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得罪者百餘

人自周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

者但為人所誤耳命復通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

頴類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鄭頴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

壬申晦日食

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駁罪同論異故有是命

冬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頴等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楊素性疎辨高下在心唯頴推高頴

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以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優于頴。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則不如頴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素為僕射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頴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毀之。何也。弼曰。頴是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舊位。

詔免河北河東功

兵受田計畝為功以其所出修器械備糗糧

調丁出調

前減田租

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于廊廡。于是更辟

左藏院以受之。上乃詔曰。甯積于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遣使均田。

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

河東河北

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

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丑

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

故址在今鳳翔府麟遊縣西天台山

詔楊素營仁壽宮于岐州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彝

名倫

行隆之子。為土木監。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推填坑谷。覆以土石。

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

十五年三月宮成。帝幸之。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恐

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非忠孝

賜資甚厚。素薦德彝于帝。遂遷內史舍人。

禁藏識緯。

者先因窮。是以病民。

耳且古者  
八口授田  
秋七月戊辰晦日食

詔議明堂制度。帝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木樣。重疊複道五房四達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諸儒議

久不決。乃罷。

突厥突利可汗莫何可汗之子請婚許之。帝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公主以其宗國之役。心常

不平。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詩有本皇家女飄流入虜廷一朝觀成敗懷抱忽縱橫之句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扇惑都藍

可汗。先是突厥莫何可汗死兄子雍虞闕立是為都藍可汗頗為邊患。帝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因發公主私事。廢之內史侍郎裴矩

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即莫何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帝使矩謂之曰。能殺大義

公主。乃許婚。突利遂譖公主于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雍虞闕反覆無

信。直以與玷厥即達頭可汗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尚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微

發。疆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以撫

馴。使敵雍虞闕。以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七月突利來逆女帝舍之太常教習

特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之。使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度斤即都斤山。舊沙鉢略所居。

甲寅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協律郎祖孝孫范陽人從陳陽山梁郡今廣東連州是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參

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以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

策荒無奇  
官散利薄  
征之意實  
力措施庶  
不致轉徙  
溝壑耳  
文乃使關  
中就食洛  
陽與梁惠  
移民河東  
無異至扶  
助負擔直  
是乘輿濟  
人好行小  
惠可足稱  
乎

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于是弘等復附帝意。

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聲。先是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帝令造諸樂

器。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竟廢不行。及是新樂成。寶常聞之。泣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爲。

六月。始給公卿以下職田。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廩。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扶風人。以爲官司

出舉興生。謂出錢舉貨。與利生息。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于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

生。與民爭利。

關中旱饑。秋八月。帝如洛陽。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

食。殆將一期。八月。帥民就食于洛陽。敕斥候不得驅迫。男女參廁于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

至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

冬。閏十月。詔高仁英。齊武成帝第六子。蕭瑒。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瑒。陳

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叔寶常侍宴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

弼度京口。使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顯至。日見啓在牀下。猶未開封。誠可笑也。劉氏友益曰。歷敘三族而不及宇文氏。非以盡滅其族。手綱目言外之意深矣。

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賁坐民饑閉糴。除名。皇太子爲言。賁有佐命功。不可棄。帝曰。微劉昉。鄭譯。盧賁。柳

裴。皇前賁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此輩行詐。願命于我。

將為政。又欲亂之。防謀為逆。譯為巫蠱。自為難信。非我棄之。眾人見此。謂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死于家。

乙卯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巡。祀天于泰山。以歲旱。謝愆咎也。禮如南郊。三月還宮。

夏六月。鑿底柱。注見前。

焚相州所貢綾文布于朝堂。

秋七月。納言蘇威免。威以十四年尋復其位。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

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冬十月。以韋世康洗之兄為荊州總管。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

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揚益荆以

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

丙辰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丁巳十七年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甯蠻。南甯本漢建甯郡。晉改甯州。梁以後曰南甯。今雲南曲靖府。是蠻通鑑作羌胡三省曰。南甯蠻蠻非羌也。今依其說改。平

之。初。梁睿平王謙。夷獠皆附。唯南甯州酋帥爨震爨夷姓。東爨曰烏。西爨曰白。蠻。不服。睿上疏乞因平蜀之眾略定之。帝

未之許。至是。乃以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眾擊之。入自蜻蛉川。在今姚安府姚州南。漢書地理志。越嶲郡。青蛉應劭曰。有青蛉水。在西東入江。即此。過

諸葛亮紀功碑。背有銘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仆其碑而進。度西洱河。即葉榆水。注見前。入渠濫川。在大理府境。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

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于是勒石頌隋德。萬歲請將其酋長爨翫入朝。翫

賂萬歲。萬歲捨之。已而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萬歲於是除名。

桂州。梁置今廣西。桂林府是。亂。遣軍討平之。以令狐熙字長熙。熙之子。為總管。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遣周法尚討斬之。上以

夷越數反。以令狐熙為桂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

總管皆以兵威相脇。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于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寄治于總

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為焉。

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故有是詔。于是上下相顧。送行

捶楚。以殘暴為幹能。守法為懦弱。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于是

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懷懷。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

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乃為停之。帝晚節用法益峻。不復依準科律。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帝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掌固來曠告綽。免徒囚。

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閣。綽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駭。掌固使觸

天刑一也。因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酒及二金盃。曠因免死。舊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

刑部侍郎李寶常衣緋。帝以為厭蠱。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當殺臣。不可殺。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賞賜萬

庶非虞能  
明允者

計男大連卿薛昌俱名平恕然貴原情而結守法俱爲稱  
職趙綽字元方河東人掌固官名亭省主監皆有之

夏四月頒新歷初張賓應既行劉孝孫廣平人及劉焯字十元信都昌亭人並言其失賓方有寵劉暉附之斥罷孝孫等

後賓卒孝孫復上其事詔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與楓詣闕下伏哭執法拘而奏之帝以問何

妥妥言其善使與張胄元渤海人校賓應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皆無

驗而胄元所刻妙中孝孫驗亦過半于是上引孝孫胄元等親勞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應帝不憚又

罷之孝孫尋卒已而楊素牛弘等復薦胄元應術帝令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與

胄元辨析之暉一無所答胄元通者五十四拜太史令令參定新術至是應成頒之暉等除名

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俊幼仁慈喜佛教及爲并州總管奢侈好內其妃進毒妃崔氏弘度女性妬因得俊好內于瓜中過毒

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

尙誅管蔡況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卒不許久之俊疾不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業作訓垂範汝爲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慚怖疾益篤

遂卒帝哭之數聲而已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羣臣希旨奏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帝從之國遂除

冬十二月殺魯公虞慶則先是桂州人李世賢反帝遣虞慶則討之時諸將數人請行帝顧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

慶則恐懼請行慶則以婦弟趙仕住爲長史仕住通于慶則愛妾恐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行帝聞之禮賜甚薄及

慶則平桂州還至臨桂嶺在潭州今湖南長沙府是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得其人攻不可拔仕住入奏事因告慶則

謀反。按驗坐死。拜什佳爲柱國。

時宜陽公王世積爲涼州總管其親信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孝諧因上變告世積嘗令道人相其面有惡言世積坐誅以孝諧爲上大

軍將

吐谷渾弒其可汗世伏。

考呂之子

先是吐谷渾夸呂可汗死。子世伏立。遣獻方物。帝以光化公主妻之。至是國內

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遣使陳謝。且請依俗尙主。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戊午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寇遼西。遣漢王諒將兵討之。

劉友益曰隋伐高麗始此

先是高麗王湯卒。

湯位宮之後開皇初封高麗王及開陳亡大懼

治兵積穀爲拒守之計帝賜璽書責之會病卒

位宮事見前

子元嗣。帝使拜爲遼東王。至是元帥靺鞨。

卽古肅慎氏也注見前

萬餘人寇遼西營州。

注見前

總管韋冲。

字世冲

走之。帝聞而大怒。以漢王諒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高顯爲諒長史。

已而諒軍出臨渝關

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饑疫元亦遣使謝罪于是罷兵

臨渝關卽今山海關在永平府臨榆縣

夏五月禁畜貓鬼蠱毒厭魅野道者。

獨孤后之弟延州。

西魏置今陝西延安府是

刺史。隋有婢事貓鬼。能使之殺人。會后

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貓鬼疾也。上意隨所爲。令高顯等雜治之。具得其實。詔隨夫婦皆賜死。后爲

之請曰。陀若蟲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爲妾身。敢請其命。隨弟整亦詣闕求哀。于是免隨死。詔自今有犯者

投四裔。

己未

十九年春二月。遣楊素等分道伐突厥。都藍可汗未至。都藍擊突利可汗。敗之。夏四月。突利來奔。諸軍遂破

都藍及達頭部。

先是突厥都藍可汗聞突利可汗尙主。賜賚優厚。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乎。于是朝